

采
钨

南 丁 文 集

散 文 卷

采 钨

河南省直作家协会 编

河南文艺出版社

散文卷·采钨

苗喜发	7
我的祖国	10
三门峡的尖兵	12
文香兰的性格	21
箭厂河边	28
花台崖	35
大别山中一家人	38
兄弟	50
陀螺	58
重访兰考	62
刀文在兰考	66
《散文选刊》纪念华山小辑前言	74
魂系太行	76
穴庄土屋	81
陪看《石头梦》	86
香玉风度	91
	3

95 山恋

——往事漫忆

114 绿意

117 长不大的苏金伞

121 华山的诱惑

126 读赵明恩

143 迷恋云台

146 感受西峡

150 拜谒崇高

——回忆一次采访

154 魅力

163 浪漫的田中禾

173 阳台下的小街

177 家在山水间

180 来访的女孩

184 醉游五龙口

188 九里沟记游

193 采钨

——往事漫忆

221 与黄河有缘

225 莽原漫步

242 怀念戴厚英

248 挺拔

——速写袁隆

269 送金伞远行

穿过世纪	272
永远的老乔	275
初识潘霞	278
诗情画意张武店	281
儿童画墙	298
将来的花园	301
这就是常香玉	305
那个暖冬	308
忆李蕤	313
井上靖家的树	321
远望冰心	325
古栎化石	327
家常的香玉	330
走近曹新林	332
写意王澄	336
怆然心痛	343
儿童节出生的老人	347
楼下老杨	353
老区新县	357
弓未藏	361
三圣庙	367
和云的亲密接触	371
创造美丽	374
记忆中的河南省文联	377
双汇万隆	390

- 398 忆大海
401 艺术家乙丙
403 诗的情人
406 漫话一弓
410 反贫课
424 美丽的落叶
432 遥寄晓杰

一九五〇年春天，我在许昌四区搞土改，曾经遇到过这样一个农会主席。他叫苗喜发，一个平常的庄稼人，三十来岁的光棍汉。八岁死了爹，十三岁上娘也去世了，喜发便成了一个孤儿，先是给地主放牛，大了些便给地主家扛长工，一直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四八年麦天，许昌解放。搞反霸清算时，他才分了二亩坡地。因为他斗争坚决，工作积极，于四九年春天被发展为共产党员，同时被群众选举为乡长会主席。

土改中中农和贫农团结得很好，因此，工作进行得很是顺利。那是块地主比较集中的地方，没收的果实很丰富，中贫农心里都想着，这下可翻透身了，都想多分一点果实。

这天，好太阳，一听见锣响，人们便都到南场来了，比哪一回都带劲。

果实分配委员汇报完了分配办法，让大家分成小组讨论，看还有啥意见。

小组长汇报了后，喜发和分配委员们综合研究了一下，有这样几个意见——

不在会的贫农说：“要分快分，不要误了收麦。”

在农会的贫农说：“在会跟不在会一样分，早知咱也不熬眼磨屁股的整天开会了。”

下中农说：“咱也是跟贫农一样熬眼磨屁股的，为啥先填贫农的坑，后补咱的缺呀？有的贫农开会还不来哩。”

中农说：“分吧！”

富裕中农说：“咱没啥意见。”

分配委员综合大家的意见，又说了一番大道理，底下有人嘀咕着：“分就分呗，毛主席的政策，谁还敢不听。”

开始小组自报讨论等级，有些中农和在会的贫农没有听报告以前带劲了。这些情况喜发都看到眼里。喜发知道大家思想上还有抵触，这样发展下去，会引起中贫农的不团结，地主会乘机钻空子，土改后的互助生产，便难搞了。

喜发眉头皱得很紧，一袋连一袋地吸着烟，眼睛望着吐出的烟缕，他像是要从那一缕缕的烟雾中找出办法来。想了一会，磕了磕烟袋，便霍然站起来，跨两步到桌子前，他决定和大家说一会话。他说：“老少爷们，大娘姐妹们，大家都停一会讨论，我想给大家说一会话。”场子上还有很小的唧咕声，一会就完全静了。喜发捏了一把鼻子，响亮一些说：“分果实是咱们的大喜事，也是咱中农贫雇农兄弟们内部自己的事，只要大家都抱着互助互爱大公无私的心，就好办了，误了收麦可是大事。填坑补缺也是为了生产，贫农多分点，中农少分点，让大家以后都能好好生产，要想发家还得靠以后中贫农互助团结好好搞生产呢。爷们大娘都知道，我打小就死了爹娘，给地主家扛了一二十年活，前年反霸才分了二亩坡地，年年打的粮食也够吃喽。今天的果实我不要了，反正以后又没有地主剥削压迫咱了，只要咱中贫农团结互助的好，好好搞活经济生产，以后可越过越美气哩，我光棍汉还不好办……”

喜发话还没说完，底下就有人小声说话了。

“你看，主席这几个月就没好好吃过饭，睡过觉，可辛苦了，

果实人家一点都不要。”

“叫我看啊，主席才真该发头大黄牛，一等级。”

大娘们点着头。

一个年轻人站起来说：“不行，主席得要分双份，三十来岁的人了，还不该娶个嫂子？”

喜发红了红脸，笑着说：“我自己的事嘛，好办。”

大家的肚子里不再有了意见，看看喜发，想想自己，该是一等三级也报了二等一级。分果实进行得很是顺利。

大家坚持着给喜发评为一等级，喜发没有办法，争了半天，才把自己降到二等一级。

喜发教育了大家，大家都记住他说的话，“只要中贫农团结互助得好，好好搞生产，以后可越过越美气哩。……”

前天，我接到喜发那个乡的小学教员来信，他这样写着：“……大家搞生产互助搞得都很带劲，今年的秋特别好，都说是喜发领导得好……”

这个平常的庄稼人又在我脑子里活了起来。

一九五〇年

我的祖国

我站在三层楼的窗前，向外望去，远处近处连成一片灯火的海洋。喧闹的白日已经过去，现在正是夜里，这夜多么寂静。而这夜又是孕育着怎样丰富的思想怎样巨大的智慧啊。听说，毛主席经常工作到深夜。在这个夜里，毛主席正在为中国人民的命运思考些什么？是在思考世界和平的问题吗？是包头和武汉钢铁工业基地的问题吗？是根本治理黄河问题抑或是农业合作化问题？

夜并不是静寂的，劳动和思想依然沸腾着。工厂和矿山，三班工人正在车间里、地层下精神百倍的工作着。在农村的无数茅屋和窑洞里，男女老少正在掂量着合作社的好处，正在合计着参加合作社。黄河依然奔流着，而在那有名的三门峡工地的帐篷里，又有多少个不眠的夜啊。钻探工日夜不停地用钻探机探听三门石鸟地下的秘密，地质工作者在化验室的灯光下鉴定岩石，那些踏破满山白雪叫风雪吹打得红了的测量队员们，在夜里绘图、修图，为了工作量达不到定额发愁得睡不着，或为了超过了定额兴奋得睡不着，听到了一个新的工作方法，就彻夜地像谈着情人似的谈着这个新工作方法。

边防战士夜夜醒着，守卫着这一切。

前些日子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了五年计划，根治黄河计划，给祖国绘制出了怎样一幅雄伟瑰丽的图景啊！这些计划是建立在牢固的基础上的，是建立在工人们、农民们的劳动和智慧的基础上的。工人们、农民们正以自己的劳动和智慧在日日夜夜地为完成这些计划而斗争。我的祖国在大踏步地向社会主义迈进。每年，一到国庆节，就愈益感到祖国在一日千里地前进着，就愈益听到祖国前进的脚步声，这脚步声如此巨大，盖过一切声音。这脚步声如此动听，在世界上难道能找得到如此动听的音乐吗？我谛听着祖国前进的脚步声，陷于深思。每一个人这时都不得不问自己：我为祖国做了什么？在这最动听的音乐声中，哪个音符是自己的？在这更加雄伟瑰丽的图景中，自己将抹上哪一笔？

我曾经到过祖国的不少地方，去过工厂、矿山、基本建设工地，也到过农村。去年春天随黄河查勘团几乎跑遍了黄河流域，又在有名的三门峡工地与测量队员们一起度过了大风雪的冬天。在这些地方，我看到很多人，这些人有的年老，有的年轻，有男人，有女人，他们的性格也各不相同，但我愈来愈深地发觉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最宝贵的东西，那就是充满了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正是凭了这种精神，他们在建设祖国的劳动中创造出了奇迹，使得我们的祖国在几年中就比过去一个世纪走得还远。祖国前进的脚步声，正是由这些普通人的劳动交织成的最动听的音乐；祖国更加雄伟瑰丽的图景，也正要依靠这些普通人的劳动与智慧来完成。我们有着这样伟大的人民，祖国有着这样的好儿女，还有什么丰功伟业不能完成。

第六个国庆节又来到了。天安门就好像在我的眼前，我好像看见毛主席和他的亲密的战友们站在主席台上，那向着社会主义前进的伟大队伍，正欢呼着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毛主席的检阅。我好像看见天安门广场上空五彩缤纷的焰火和那个狂欢的夜。

祖国啊，我的祖国，我向你敬礼！

一九五五年

三门峡的尖兵

亲爱的朋友！关于生活，是永远写不完的。生活，是多么广阔无边；生活，又是充满着怎样的英雄主义的激情啊！生活里有多少好人哪，他们以自己的劳动建设着祖国，他们具有着这样的自信：使得你觉得与他们在一起连搬动大山舀干河水也是可能的。他们不愧为我们时代的英雄好汉。在三门峡测量队里，我就是生活在这样的青年们中间，就生活在他们的英雄主义的激情中间。真好！真想能永远和这些可敬可爱的年轻人一起生活。

我想写的就是这些年轻人。当然，我是写不完的。你永远别想写完他们。

三门峡水库，这是不用多说的，在报纸上你就可以知道，它是从根本上治理黄河的一项关键性的工程。三门峡水库若修成了，就可以基本上结束了几千年来黄河下游泛滥成灾的历史。它还可以发出强大的电力，电力强大到比前年我们曾经惊讶地赞叹过的那个郑州火电厂大好几十倍；它还可以灌溉黄河两岸好几千万亩土地……只有黄河沿岸的人民才能更深刻地懂得：三门峡水库意味着什么。

三门峡测量队就是为这样一个水库收集地形资料的队伍。还

有什么比这光荣？一个人的一生还有什么比参加这样一个水库的建设更具有纪念意义？而且还是第一批建设者，建设水库大军的先锋。按照测量队员自己的话说：尖兵！测量队员们从一九五四年炎热而又多雨的夏天开始，不懈地、自豪地劳动着，到了大风雪的十二月，到了黄河流冰凌的日子，终于胜利地完成了五百分之一和二千分之一的地形图。而且，那位戴着近视眼镜的连嘉昌队长笑咪咪地告诉我：北京的消息，专家对五百分之一的地形图基本上满意。那时正是测量队员与大风雪搏斗的日子，正是二千分之一地形测量最紧张的阶段，正在为任务不跨年度而斗争。他们这样斗争了，他们就这样胜利了。

应该让你认识几个测量队员。我很怕写他们，很怕不能把他们的原来样子写出来。可是，这样的人，不写他们，怎么能行！

陈秀娣，这是个出色的姑娘。她是浙江慈溪人，去年我看见她时，她正是二十二岁。三门峡测量队里有三个地形组是女组长，她便是其中的一个。她中等身材，甚至不是很健康，那张宽宽的叫风吹打得又红又黑的脸，仍是显得有点瘦削。两只眼睛离得很开，那眼睛不是很美丽，但却是严峻的，短发是随随便便地披散着。她老是穿着那套补了又补的、叫风吹日晒得久了已很难说出它的颜色的劳动布工作服。对野外一切都习惯了，绘图又是那样的迅速、准确而细致，很像个老野外工作人员了。可是，了解她的人都知道，一九五二年六月她才从南京测量人员训练班毕业（这以前，她是宁波一个初中毕业生，她是抱着要当中国第一个女测量员的雄心来这训练班的），而真正开始搞野外工作，那还是一九五三年后半年的事。时间虽短，但人成长得却快，对于她，最困难的在业务上不熟不懂、对野外生活不惯的阶段，已成为过去。这短短的一年多的时间，她就测过黄河兰州以上的红山峡，乌金峡，永定河，三门峡。困难、大风雪、六月的太阳，总之，野外生活锻炼了这姑娘，使她成为一个对工作严格、对自己和对人也都严格的人，从来对一切她都是十分严格，而又永远不

知满足。比如说，在五百分之一地形测量中，测量队展开了红旗竞赛，第一次评比结果，陈秀娣组是十个优胜组的一个，获得了第六号优胜红旗。在那天晚上的小组会上，陈秀娣向自己的组员说：“这不算什么，应该想办法争取第一号红旗，这才是光荣！”在烛光下可以看出，她那一对严峻的眼睛里一下闪现出强烈的跃跃欲试的光彩来。第二次评比时，他们仍没得到第一号红旗，但却得了第二号。晚上，她又向自己的组员说：“我们仍没有达到目的。”

最艰苦、最困难的是二千分之一地形测量的任务，任务下达、开始施测时已是十一月了——就是说冬天已来到了三门峡。陈秀娣地形组担负了地形复杂的红土沟等地区的测量任务，面积是一点零八平方公里，即使按照队部给他们这组规定的每日测零点零三平方公里的定额，也要到十二月三十一日才能完成，要到一九五四年的最后一天才能完成，稍有差错，就要跨年度了。况且，连队长们也都承认这个定额是高了的，小组施测结果也老是达不到定额。陈秀娣为这事很焦急，尽量地早出工，尽量地晚收工，也还是不行。焦急和过度的疲劳，使这姑娘愈瘦弱了。

十一月二十四日晚上，轻轻地飘了雪。第二天早晨起来一看，黄秃秃的山上白雪皑皑，而雪也不像昨晚那样轻轻地飘了，简直是大雪纷飞！帐篷都叫雪压得弯了腰，你知道，男青年们和女青年们就正住在这样的帐篷里，单薄的一层帆布，四面透风，叫雪压得弯了腰，而里面却还没生火（测量队事务组的同志们不知是麻痹还是迟缓，反正是落在风雪后面去了）。这天早晨，测区负责人马忠汉、童乃德召集测区驻地的三个地形组长开会，研究出工与否以及应注意哪些问题。这三个地形组长是陈秀娣、朱素珍、邓元善。不出工？陈秀娣想都不愿想，因此，当那个中年的戴着近视眼镜的地形组长邓元善稍一表示犹豫，她就用眼睛严峻地直视着他说：“照常出工！冬天要下雪，而且越来越大，这一点，测量队员应该想到。”使得那个邓元善的眼睛在近视眼镜

后面一眨巴一眨巴的，老想躲闪这姑娘的严峻的眼睛。当然，结果是很快地决定了：出工！

出工！这正符合测量队员们的愿望，他们都是些渴望生活、渴望斗争的年轻人，可以说都是些“冒险家”。下雪了，要不叫他们到山上去转转，而叫待在冷气冰箱似的帐篷里，无事可干，才是十分痛苦的事。他们早就等得不耐烦，就数朱素珍地形组的观测王存禄嚷嚷得厉害，他说：“这有什么研究的，真能把人急死！”

那天早晨，我随陈秀娣组冒着风雪出工。雪好大，无边无际，把天和地都连接了起来。山上没有人，也没有什么飞禽走兽，一下都不知躲藏到哪里去了。他们到了测站，像一切熟练的测量队员一样，很快地就架好了站，甚至专为防护图板用的小防雪篷也搭好了。陈秀娣钻到防雪篷里，观测刘恩光测视了一个五级点，担任记录和计算的刘春荣、李淑媛也已准备好，测工张建新、翟俊昆、孔祥秀早已扛着尺子成散兵线状地站在他们的岗位上。于是，开始了，像平常一样，像那有太阳的晴朗的日子一样地开始了。刘恩光是内蒙古托克托人，膀宽腰圆，很像个内蒙古的骑士，嗓门也大，他报观测结果时，几乎隔一架山你都能听见：“水平角……垂直角……”那天他甚至比平时劲头更大；刘春荣、李淑媛一边记录着一边计算着一边报给陈秀娣计算的平距、高程和水平角，一边跺着脚一边呵着手；那天他们测的是平坦地区，但山到底是山，因此张建新他们三个小鬼在上下雪坡时很容易摔跤，他们摔倒了就爬起来，与摔倒时一样快；陈秀娣也不跺脚也不呵手——她没想到这些，而且也没有工夫，从她的眼睛，从她那样忙碌的两只手——它们是那样灵活地运用量角器、两脚规和铅笔，而且还得时时拂去钻到防雪篷里落在图板上的雪花，你就可以知道她工作得如何深沉。

他们就这样和谐地、紧张地在大风雪的山上工作着，一个个都变成雪人儿了，直到晚上才又回到那叫雪压得弯了腰的帐篷